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雲村集卷八

明 許相卿 撰

記

鄉賢祠記

湖江按察副使西蜀劉公瑞承詔董學之二年檄諸郡
縣學凡前賢地產者以告於是海寧教諭侯君泰集諸
生議白可徵者如干人公甄汰更定始梁太學博士戚
公訖我明廣東參政祝公凡二十人俾有司秩祀如故

事知縣郭侯郊遂因舊祠增堅易壯豆筴几櫝故所有者必葺所無者今初為之役竣禮成况侯照繼宰縣政侯君咨焉爰來請記辭弗可則誦其所聞曰在昔先王造士舍奠先師於學祀先賢於東序祭鄉先生於社夫固昭崇報也而風厲寓焉今之鄉賢祠殆猶先王之法之意邪惟聖我師曰賢者何學貴節取等不躡躋茲視之漸漸則易從惟賢是祠曰鄉者何井疆如故風烈攸存茲視之近近則易感繫我先正在唐中葉有若睢陽

許公以死殉義屹樹大防烈哉純臣萬夫之望乎在宋
叔世有若文忠張公持正施公謹獨楊公崇尚心學攘
斥異論逮事孔氏可與為仁矣自餘篤倫紀守經術樹
勲庸志高尚背項彬彬世往論定抑亦今之成人與惟
是崇構儼設典刑如在過者趨瞻者肅好德之衷鄙夫
猶然況我學問之民出入登降揖讓酬酢絃歌講肄於
此其將慨然歎不可作恍然若從之遊乎又將低徊而
深思山川靈淑往者逝矣來者謂何彼我丈夫有為若

是邁往以前精思力企尚友於賢得師於聖用底厥大成則惟先正私淑是賴師儒風厲是承某方日自勗而凡同志願亦有驗焉正德己卯秋九戌申晚學許相卿記

許泉記

許泉故郭公泉也石門山人更為之名浙山水勝天下泉值江迴谷邃處涓涓出傾厓嵌竇中俗遠境絕為尤勝山人過而樂之亭其右卓錫焉已而喟然歎曰有天

地則有茲山有茲山則有茲泉臨茲泉挹且玩者前公而往後公而來可十伯數耶公專而名之者何尚其志不二於物而托之泉泉由以傳然則非公名泉泉以公名爾夫天下之物名可以榮利可以富珍麗之物把玩之可以怡情交乎吾前日紛如也世固嘗畢力營之忘死趨之志溺分渝造物者莫之許而有也或有之弗久或久之得咎猶無許耳况名以傳耶秀自分槁寂淪放世無可撓吾志者茲泉冽寒孤迴委藏於奧阻荒閒之

區用可資於世莫便於用也秀適遭之冷然而輟沸然
而淪暢然而飲啜焉樂以終老人莫吾競造物者莫吾
禁也公去我來泉將不許我乎故更之曰許泉持以告
予予憮然莞爾曰有是哉山人以正德十有四年八月
九日亭予以嘉靖元年月正三日記

訓善亭記

訓善亭者樂清令潘薦叔氏作以化邑人之訟之所也
弛懲慎感將使民知悔而樂補過殆今之君子有復古

之志者與夫吾心之善其初固人人同物有汨焉斯不善耳善教者與善學者本探而幾動之斯復於無不善耳矣周季以還道湮教廢舉世靡靡然去善入惡俗成若當然也是故下玩多偷上快求勝一以法繩民民始無所措手足魚駭獸困狡悍錯出情弗可殫究而吏之技窮勢宜爾也於是禽視其民而私便其身圖治文書督賦入信期會偷免幸徼斯之謂吏事已矣其於先王以善化民之意道迂事左將皆氣沮而色難之所由來

者顧一朝一夕之積邪薦叔乃獨能尊用古昔而於是
亭民訟不平苟得其情不喜而閔不威而訓激其天衷
徵以古人諭以鄉父兄庶幾感悔涕洟不煩刑書善吾
與之同歸而又何多求為斯政也朞月百里未必盡如
其志然賢於世吏遠矣哉薦叔召去今以按察副使董
學八閩繼為樂清者曹子行氏林希曾氏其志維協迭
以幣來請記余昔京師故善薦叔不圖其政之至於斯
也述以告今之司師帥者咸勸而興上裨至理吾其復

見三代之風乎

蓉池書屋記

蓉池書屋者友人葉子應祥讀書所也楹宇臨池池澦植芙蓉屋因以名中曰錦寒之堂志景物也左曰求約厲學也右曰思改懲過也他亭榭咸因地目之祥少為進士業肄學宮與邑諸生遊入太學與海內之士遊其所討論於書者有年矣既待舉于家曰書吾日所事事也弛吾業鵬毒其生于安乎非其地異物將遷之乎於

是就屋闢牖陳書而觀之有得以識有疑以質援琴而鼓觸景而畫倦則嗒然息飄然遊不知歲之既晏也芙蓉盛花時挾筴其間低徊久之歎榮悴之有時知遲速之莫能違而因以見造物者之無所私也被酒而哦久哦成聲曰天水澄湛川谷浩窈青春安歸林臯若掃寒英燦兮榮觀寂槁百歲忽焉身名是保烏烏然聲振林木旁若無人莫測其意也時過雲邨舉以告予予曰有是哉子能然吾與子遊則翼然曰心慕焉而未敢居也

然祥方落茲屋願請以日自勗可乎曰可哉則書之使
鑱諸石為記

一笑軒記

守愚祝翁居之東偏邨地故為圃者畝有奇正德三年
春乃址而屋焉楹宇規制弗儉弗侈闌可徙倚牕便啓
閉豁如也奧如也中庭環數武許嘉卉恠石互經緯之
琴爽嘯咏晦明涼燠無不宜也既落命之曰一笑而以
記屬某嘗憶長老為我言里俗之舊其處者力耕桑時

廢舉簡饋遺實蓋藏以豐其家士則學習經義修儀觀
飭行檢事進取名位為鄉人榮子弟或舍是而為飲博
鬪訟騁驚嬉遊之習者輒不齒於人人而羞其父兄是
故吾里大族多世其家翁里大族之出也蚤治舉子業
中間棄去晚於為家亦若不以屑意而休偃茲軒顧以
是名之何居夫江邊一笑坡翁咏水馬也出門一笑涪
翁咏水仙也翁無亦蟲卉世故而寄之自況耶余意其
不惟不俗之尚而更傲睨焉以為高者也某觀今之士

之於世大都不玩則溺溺求餘者也玩知餘之不可必
得自足焉而鄙夫溺者也無玩無溺與道消息不啻不
求之餘而足與不足將并忘之乃予所願學而未之見
也翁所謂玩乎非邪然而去夫溺者遠矣作一笑軒記
法喜寺修造記

維明嘉靖三十五年冬海鹽秦谿之法喜寺修造工訖
僧戒楫籍其往事近績而來請記其成茲地之有寺舊
矣創於梁也傳聞無徵已唐宗賜額者再南宋修復者

再斷碣什幢蘚書猶隱隱也暨觀楊幼度淳祐甲辰紀
石寺嘗大備矣今去昔二百九十又九年寺則大壞遺
構尚存者二殿一門中高方羸風雨四面交入將亦日
以漸盡蕪沒而已耳固事佛者之所宜動心必有事焉
而不容漫無如何也是役倡始于聞道心而楫承任力
終之肇工於門殿易良增堅塗以黝堊飾以藻績昔積
圯者今壯整昔漫漶者今炳煥殿兩楹各輔翼殿偉麗
惟稱殿下旁對列修廊拱衛壯觀觀音堂在其東達摩

院值其西安禪有房延賓有館棟宇簷牙翬飛鳥草水
益秀而林增妍矣北構僧廬若干楹法座齋庖繩連櫛
比井溷廁位置序列凡屬奉生給用無一外求者爰
崇教本靈山大像羅漢諸佛以及高僧良準秦谿所由
寺也莊嚴肖貌生韻神觀如作欲語駭矚恍顧忘其為
粉繪矣費凡木石陶瓦冶鐵蜃灰諸直計錢百萬又萬
錢者八而贏斧斤巧墁雕鏤績畫負荷任力諸工計錢
十又八萬而足傭食稱是塼埴捏塑諸象飾以黃金丹

砂空青水碧其直計錢二十八萬溢於數起工癸丑仲春
丙辰仲冬告成事而後法喜光復舊觀矣是非楫與道
心之勞也佛之佑也遠近檀越施舍之力也他述光景
靈異恠神響應張皇口語勃勃欲吐吾不能知己吾所
習知者道心之誠不二足以感人戒楫之勤匪懈有以
集事斯其糾衆力斂鉅貲舉積廢而終以有成也夫夫
天下名山勝水域為佛地者十七八至凡一泉一石涵
清露竒差遠塵空者靡不為桑門所蹈藉由大都以及

委巷梵宇星繁未可數計也其新而敝敝而更新物理固然吾何記吾何記不亦多言矣乎然獨于茲有深慨焉而因憶嘗所論著云佛之生也遠中國二萬里其沒也距今茲幾三千歲且其教荒忽謬悠未易方物而流俗至今尊向之過其宮則修容瞻其象則偃躬至於其徒治其居如欲以奉其親相與致志強力持之克終以必復其始而後已是果佛之福田利物也廣與幻術震世也神與無亦民生之無教而見異物以有遷也易與

夫自王教熄而異說興行人皆貿貿然詭馳橫驚無已也而佛氏宏誕之說入人尤易而深故舉世趨之若驅焉吾道更千百年至於今委棄鬱塞不復顯行於天下也然則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以教者如其徒治其居致志強力持之克終以必復其始者之難其人耶吾故究佛氏興壞之端而并識予之所感焉

石洲記

海寧東北郭迤北可十里許市遠村深水漸廣林樾蓊

然瀕水有洲梵以石而屋其上者徐氏也徐氏農于斯而食飲其水土更五世歷百六十餘年洲之屋猶故也至徐君時舉始有榜曰石洲以志夫承之先足乎已無所待於外之意其子禾秀而知學與予游而以記屬予少則聞太史公之言曰海上有神山曰瀛洲諸仙聖及不老不死之藥皆在焉蓋嘗有至者業未卒而飄飄然有凌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間矣逮夫壯遊三十年足迹幾半天下都邑大家儵而赫奕忽而銷歇名田甲第有

不能以終其身者顧夫石洲十畝之宮數頃之壤傳之
五世而子孫方讀書修行以延之亦可多已予老矣盛
者所不願處而遠者殆倦也夫將反初服以從君游農
談石洲之上其許我乎

雲村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雲村集卷九

明 許相卿 撰

傳

死事傳

有序

語曰天下之偽不可行於死誠然乎哉然臨難稱命之臣或以賞勸或以刑威君子猶未列之誠臣焉明興百四十餘年方宇晏然特安狎法百務懈弛而兵政尤甚是故姚源之寇釁起不圖師行無律往往望風乞命偷

旦夕活於狗鼠間餌盜辱國為甚蓋知方之教不閑而
軍法隳柰亦非一日矣復何賞刑之足顧忌也乎於是
乃有迫艱危捐要領而伸大義者倉遑危迫將無身矣
尚暇為身外謀豈人情哉烏乎烈矣於是傳死事

呂忠字守誠其先某草除末靖難師有官勲世副千戶
守禦海寧幾傳至忠忠少美風儀善諧謔業毛氏學為
博士弟子已而承世官雍容故諸生也時嘗大閱忠馳
射雄雋意氣自得甚故硯席生靳之曰守誠祇今稱雄

兒戲場中猝遇黠寇將棄鼓旗北走汗僵喘踣矣忠正
色曰君詎宜品士忽猝間何言之易耶姑著冷眼異日
遭變有亡命呂忠耶正德中姚源盜起攻鄉聚撼城邑
三衢饒信千里繹騷聲焰張甚撫臣奏徵諸道兵征之
檄下海寧忠黨汗駭心掉不自禁多病辭或賂免忠獨
奮曰國家祿養累世用需一朝人私其身國何賴焉奮
行至開化統兵主帥以賄調諸將迂左不當賊地壁調
忠華埠當賊衝壁忠曰擐甲執兵殪賊是求不當賊非

夫也陣未集賊奄至忠挺身出戰發三矢殪二賊賊悉
衆搏忠躍馬力戰陷溪淖中漩不能出日暮援絕賊叢
稍亟刺忠忠比死怒罵不絕事聞贈忠正千戶世其官
林文貴故天台人從戍海寧守禦正德中姚源盜起剽
攻城野衢信騷然撫臣檄千戶呂忠統其屬往會師征
之文貴以騎士從時海內久安人不識兵亂起猝遽遠
近譁駭當行者號慟振野雷連踰期或逃亡自賊殺文
貴獨慨然長歌策馬就隊一軍氣為之振至衢之開化

壁華埠當賊衝賊據複嶺阻大溪叢薄彌望棘篠連雲
虜陣隱然九地中我軍遠赴新集錯列民兵士志不齊
地利異便賊氣吞焉陣未集賊擁衆至呂忠戰死衆且
奔潰文貴厲聲曰將不負國吾屬其忍負將况進退等
死耶衆義其言止戰者八十餘人文貴奮鎗洞賊胷賊
憑怒戮力聚攻衆多戰死存者俘係賊徐引問多伏泣
祈生文貴僵立瞠視賊咤曰何物尚爾文貴發怒罵曰
賊我官軍勦賊力不敵為禽耳賊犯國法戕民命不旋

踵齏粉矣賊怒甚刖其足詈不已拔其舌猶噉啍奮張
作詈狀賊至剖其腹剗其心快忿乃已尸暴戰地有過
之而失聲慟曰嗚呼此林文貴也好男子好男子云
贊曰人有恒言子死孝臣死忠予聞甚習見何罕也死
誠不易哉故古者以死勤事則祀之若呂忠之死綏林
文貴之死烈何及今見之彼特賤臣微卒名位黯然槩
其義于賢豪烈丈夫何愧焉烏可泯哉烏可泯哉

節婦虞氏傳

節婦虞氏錢山董湄之妻也少慧知書年十六歸董歸董及兩月湄暴得惑疾強死節婦褫魄驚慟一日三四絕復蘇痛且自念從一大義也同穴信誓也殉義成信計莫如死潛治後事以身殉家衆覺共防之節婦不獲逞則長慟曰吾即不死終不能與生人事耳於是盡屏常所服用髮免麻屨以居哀哭無間晨夕姊如弗叅語笑大室重扃攻苦食淡時董方饒樂獨瘁瘠如枯禪苾芻尼人為弗堪顧甚安之間詠菊云移挿春苗愛護周

柴桑無主為誰秋。寒芳甘抱枯枝萎。羞墜飄風逐水流。
詠竹云一片貞心古井泉。清寒徹骨自堪憐。相看歲暮
青青色。歷盡冰霜戴一天。節婦死計不遂。終怨無已曰。
我不得從官人死。得復見官人如生者。快長瞑乎。乃自
貌其夫額。準眉目耳輪郭。倩輔兩顴。重頤。粲齒絳脣。暫
肌黥鬢。如其平生募工刻畫。而私潤飾之。然工得形似
耳。意態風度。溢於雕繪粉墨之表。則節婦情屬神解。會
手應心得十五焉。既成大哭曰。官人今果如生矣。具酒

炙饗之自是日必薦語必告事必禱盟櫛湯沐昏旦寢
興裘葛更襲無異生人之奉十五年一日也夫感通之
實精誠之極也節婦於夫誠積而思專夢耶寤耶而目
若見之而耳或聞之家衆老穉駭而走相告曰木官人
汗簌簌下矣又相告曰木官人舉裋指揮矣兒婦人口
語張甚舅謙木強人也恚曰兒乃馮為厲耶亟取火之
節婦無可奈何大慟曰吾長已矣由是食則祈死泣必
淚血黯爾鬱悒以終節婦死時年五十一以伯氏淞子

升嗣淞好文與予善故為序列之著于篇

論曰婦以節事夫義也然時遇澶迤全於堅忍機來眇
忽貴於決從決從俄頃而堅忍將終身焉故節一也惟
時與機而難易懸矣是故江漲待符貞姜溺旅舍斷臂
王婦決惡疾偕老宋女貞早寡終養孝婦義自刑全節
梁行高浴室畢命陰妻壯殘形顯標魏婦激投崖斃死
二竇勇血書清風王婦烈禮殿血象譚婦靈是其節何
可軒輊而難易自非一律也故仲由結纓王蠋伏劍概

之虜庭十九年不屈之臣同一節爾而子卿險難倍十
百矣節婦亦云悲夫

居貞娥傳

夫書呂詢妻而復曰居貞娥何有家妻道也有家猶終
處室焉娥之貞云爾娥故邑耆舊正之女笄而字詢詢
幼喪母及父病風癰絕不省識生人事娥歸亡何詢死
後姑自念我子當有完業娶也奈何尸適名與家事蚤
夜氣陵語激之計其迫且他圖娥不為慟乃分出之北

鄉田舍娥獨奉詢樞如田舍間手織自營恒病廢織家
殖屢空則貸諸里母里母竊悼憐之為娥泣曰婦人倚
夫與子而今孰恃生計藉衣與食而今安給嗟夫天地
許大少年幾何何徒寒餓槁死荒野沈寥無人知之地
誰為也娥失聲泣數行下曰吾命則然吾義不踏第二
條路母言如吾義命何吾終下殉呂君矣願母勿復再
言自是單約困悴幾三十年死於乎娥孱如女子耳抗
烈丈夫底死不奪之志難矣哉非夫教之閑將賦之天

者獨貞純也與娥死年五十三矣予既葬娥合詢城北
二里橫塘之原越二十三年嘉靖甲辰予行娥墓寢湮
蕪矣復為封樹題名墓石論次苦節鑄石之陰屹樹周
行觀聽炳燐貞聞流聞與石硜硜風動女婦尚勸而興
已夫

黃太淑人傳

封太淑人鮑氏今禮部尚書黃公之母也世溫之樂清
楊川里人父恩潁州守母趙氏太淑人蚤慧知書讀女

孝經小學諸內職撫然曰善哉女婦當如此矣少長莊
慎警敏潁州賢愛之嘗曰吾女必光鮑宗有及嫺議輒
曰勿亟當惟其人既潁州需選都下尚書大父文毅公
官工曹尚書父詹事公從旦趨學舍經潁州寓見揖甚
肅已常見如始見潁州目屬心異焉知其必貴慨然謂
文毅公以太淑人歸詹事未幾來嬪黃故秀才素業耳
文毅公時為天官大夫典選矣太淑人念黃氏世仕于
朝舅復柄任涼約乃爾即惟仕者不家於官無亦居者

不力於家已乎已而詹事厯官復典選部太淑人留攝
家政于凡生作因地任時具有節法命諸紀綱僕分責
稱能計功授事職務井井以家食仰於田收也鬻裝殖
貲以市田以日息可裨歲計也藝圃字畜以資費以儉
汰勤怠家由豐耗也身恒攻苦食啖約縮經用時非賓
祭家人未嘗見其被文綺啜肉羹華飾厚味絕不及諸
幼而族婣慶吊卹睦無或遺也劬力疲神早作夜息身
率家衆以為常嘗曰人言月得四十五日者我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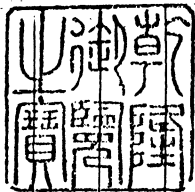
夫故詹事恒業才中人產太淑人經紀撙節二十許年
拓田千畝建宅數十百楹列授尚書兄弟並為巨室而
詹事若無與然平居尤嚴閭閻之限中閨重扃繫扃以
繩於引繩竅三縈之而內維其端啓闔必請室中垂簾
障牖破竹約簾加丁固之而紙封其簾及額家衆傳餐
唱呼集散秩若公庭矩閑尺檢毋敢越日訓尚書兄弟
造次必舉古人厚德高義三復誨厲之文毅詹事時時
遺書戒督子姓太淑人每揭坐壁丁寧申飭焉諸子小

愆軌度輒呼之長跪書所誦訖曰爾祖若父為教云何
敢尚爾耶則頓首謝不敢乃罷故諸後昆訢訢繩檢中
與寒素等尚書特以行能至大官持國論正軍律以結
主知傑然為廟堂碩輔魁人人謂陶範由於家學抑亦
太淑人慈訓弼成云詹事晚休多居外寢時至內室太
淑人見必起立坐必旁侍逮老猶然凜無諛辭褻貌也
於戲梁妻之饋食却婦之饁耨何以尚茲太淑人所
以最羣行造大家備諸福者殆有本哉殆有本哉太淑

人年八十又五嘉靖乙未三月十七日卒尚書服喪歸
上軫念勞績施及其親遣官葬祭榮恩備及一時子男
五人長紹鑄印局儒士次繹次尚書綰次約次紉繹紉
皆博士弟子孫男十七人女九人曾孫男九人孫曾為
學官諸生者多駿發抱國器

論曰夫君子脩能遠器非獨成於父師也蓋亦有母教
之懿焉予讀易家人父母並稱嚴君有以也夫及攬載
籍先王盛時公卿大夫士之家端操飭躬動止以禮卒

能勉其夫淑其子而至道賴以成可按而徵也往予國
子諸生時接尚書知其賢復觀黃氏祖德錄知其世比
讀葬太淑人志乃知尚書篤生訓養者固有自耶然則
太淑人存被榮施沒耀寵光也殆亦宜哉志列諸懿行
不一書抑太淑人婦順之恒不盡紀取夫壺儀母道世
宜訓者著于篇



雲村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雲村集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_臣葉元符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主事_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_臣葉蘭

謄錄監生_臣王廷璧

謄錄監生_臣龔隆美

欽定四庫全書

雲村集卷十

明 許相卿 撰

頌

顧令君頌

有序

夫世惟難集者事人所難譏者天自昔然矣前元顧令君海鹽之政抑何異矣哉夫海鹽國也潮不防而國其海矣令君倡建石堤三千丈書于郡志今數百里元元莫居安土誰之力耶于時天久不雨民且凜凜溝中瘠

矣令君禱籲于天龍降雨浹如持券責償歲則大稔意
其為人忠慈慤虔說以使民誠以格天天人與令孚應
感通有素故天可諶而事易集也傳曰禦大患捍大災
者秩在祀典令君信其人乎而尸祝蔑如典非大闕與
遺思在民尚論其世爰作頌焉頌曰

汴流泱泱厥產惟良來司民社身與存亡老若憑怒氣
吞百里限防弗樹民其魚矣令建長堤丈石三千聿空
西山移峙海壖旱魃殃民蘊隆如焚四野龜拆民沸鼎

鱗令漉丹悃控籲于帝神龍降庭沛洽甘澍惟昔旱民
誰續爾命維今有衆孰奠爾境禱應昊天目睫紓死堤
屹海涯惠存不世胥橋一杯累然蓬顆昔等泰華百萬
憑安遺愛無疆白渠甘棠永茲頌聲無數無忘

銘

雙節門銘

有序

門雙節者詔旌故汀守張先生之妾高氏李氏也初張
先生難子多內既卒家不贏而高氏李氏年特少地故

早是故室老議行高氏李氏高氏李氏誓靡他適然懼
弗但已也則屏而合謀斷髮明志遂以節終許子聞之
喟然曰夫家有不以教貞者也夫教有不自身始者也
夫子少從大父如張先生所聞其論說觀其儀刑固心
識之迺今斯典之及其門也則重歎夫先正躬修範家
之肅矣夫婦貞先於節節于卑者難地劣容自重焉爾
婦節完於終終于少者加難時莫或久持焉爾高氏李
氏及笄矢節髮種種罔渝志皜然矣地安所云然而愛

鍾則專故節鮮不以情厲矣昵稔則重故情鮮不以久
篤矣張先生方御高氏李氏時年幾七十矣不四三年
而捐之死情於何有乃皆競節終其身雖質性殊絕固
表則感興焉予故重歎夫先正躬修範家之肅也越若
千年張先生諸孫張嘉秀舉進士郎秋官乃始圖永家
懿昭上恩則來請銘銘曰

孰門市衢伉如翼如傑觀麗飾絕于塵居蛟龍攫蟠鱗
而擁楫金鋪碧映王言大書寔旌二媛儷節罔愆自童

而嫗共殉一天聯璧方瑩兩銚爭寒聲聞閭闔光燭海
孺惟初撼抗義形於色白刃青鬟下報窀穸髡今霜
雅操惟昔烈氣英聲蟬嫣鬱律貞惟婦恒一門少雙彼
美君子刑于孔臧閭閻漸洳胥嚴禮防奇節交厲二竇
于光帝匪濫施以翊化機樹之風聲陰教是維砥屹山
峙天衷民彞軒茲者式視我刻辭

霜鐘琴銘

有序

維明嘉靖三年月正元日台仲父琴成過請識于越左

右詒許宗伯世永寶用銘曰

於龍尾桐宋元嘉中柱室惟鍾於鳳岡梓唐元和歲鍾
室惟柱天合神藏工律而臧曠代少雙大音玄穆洪金
粹玉卷懷星谷尚遺來昆奏諧韶鈞還邃古淳

七雖杯銘

有序

予昆弟祖樗翁者七人燕叙有杯列而七合而一命之
曰七雖遂作銘曰

一氣攸鍾曷其七兮維七而雖七迺一兮

楚石和尚鉢銘

有序

國初天寧僧楚石琦公持律好文服其徒聞于時後為佛學者莫敢望焉遺鉢今傳石門秀秀傳夢石志志欲繼今信傳而嚴守之也奉以謁銘銘曰

西教來東蔓于近古曹溪悟絕鉢傳者寡法本無物滯器或假浮屠氏琦覺慧能伍幻器寓法作祖自我是中空洞受世巨瓚屬饜萬口便便腹果繫無盡藏孰窮薪火銘燦摩尼走鉢顥顥

養浩齋銘

有序

秦谿黃翁汝溫生作起家課諸子經咸有專業晚復名
其燕居所曰養浩之齋翁沒若干年翁之孫三錫好文
而與予游間請予言以詔後人俾毋忘先懿則為之銘
銘曰

盈天地間夫孰非氣曷主張是惟一理懿民受以生同
體罔貳惟習斯枯惟欲斯昧理日漸盡氣斯餒而如卒
無帥橫潰莫司聖賢之學立志為始義集有恒理全氣

裕克塞兩間浩然無涖洵美黃翁好古遠慕養浩顏齋
弗阻遲暮亞聖之養勿忘勿助遺訓炳如具存節度後
昆繼志遥遥上溯

贊

自贊 二首

昂七尺而中空空酣羣籍而理夢夢志將身挽一世風
還前古而力莫之從若夫攘攘霑霑費辭喜事餘子較
身後之名也厚靳全慵生而進如讓退如墊尚薦辟乎

何有沒而碑不文墓不封況社祝兮奚庸士論安所物
色畫史若為形容於穆一元吾其大同

少也英英長也稜稜壯也錚錚衰以耄也蟄坏齧哺遺
身世而膏騰惟進而昧夫時之不可挽也幾難免乎世
退而遊於物之所不能役也聊復得此生已夫

沈一之像贊

視弗逮尋墨而志於四方貌弗並魁梧而文以擅場吾
黨之良國士之行猗與懋哉學不自藏日躋高明吾將

瞠乎其若後于飛黃已夫

周翁像贊

有序

予嘗志翁墓已若未盡其平生然翁之孫以翁畫像來於是又為之贊贊曰

神化委和山海合氣爰鍾壽穀為人之瑞質茂似學善
恥近名儉也敦禮豐而恩盈我犯無忤物施不德長厚
風微及見髣髴猗與嗟夫斯其為家之倡宗之亢鄉之
大人行已乎

說

從心說

予從弟桓卿少而好文與予遊志大而行自適因自號從心予甚迂之則進之曰昔孔子稱從心所欲不踰矩蓋心有定矩從而不踰也子之志與行得無踰於其矩乎而尚得稱從心也乎若蓋放而為俠者也越之陽明先生今之矩也而盍往質焉桓走師之憮然若遺其初遂飭行邃學樂義輕財訥訥繩矩中罔或踰也噫蓋善

學也矣能勉後以終斯志尋可上希聖矩奚啻吾有光而已耶作從心說

雲村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雲村集卷十一

明 許相卿 撰

碑

明少保兵部尚書胡端敏公神道碑銘

明興百七十年聖神代作承統致理納海內外於太和
以登古初亦惟先正班班多修能傑才宣勞贊理是賴
至夫倣儻奮義勤事委命不貳心之臣世尤歎誦不忘
云粵若杭產在昔尚書于公乃今尚書胡公斯其人非

與雖事變臨值功謀建設幸不幸終始殊途要皆匪躬
狗國惟兢社稷之任者矣夫胡公始艱貞而永終譽也
固繫其逢哉非然將身之不遑恤而謀伐何以稱焉嘉
靖二十六年公葬之十有七年公之子肇慶守純來屬
相卿書其隊首之碑曰尚書胡公諱世寧字永清杭仁
和橫塘里人也大父嵩父琰並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
郎大母張氏母馮氏配李氏贈封並淑人李以肇慶貴
加贈一品夫人公誕有異表弱齡負巨人之度讀書不

治章句惟慕古奇節偉行非常之功嘗數夢與于尚書者議國事于朝家貧大布脫粟弗支卒歲落落自豪不以動其意也公弘治五年舉于鄉舉于鄉者有司給其道里費人百金公以浙右歲饑獨受五十金而行明年舉進士歸進士得旌其門時須闕謁鎮守中貴人公重折節棄之去八年補德安府推官獄之小大必以情幽滯輒從平反決縱郡故徭賦偏苛積為民病日甚屬公覈之承敝通變補貸均節權宜一時後皆可以為經十

三年召補南京刑部主事抗厲法守帝城威福罕所撓
絀十四年應求言詔陳邊務十事而士風國用武備將
權尤切時病間則延集郎署同志講求匡濟之略劑酌
俗化之宜以資致用署進員外郎郎中十八年詔復求
言公陳六事勤學問慎輔導廣延納重守令公用人汰
冗費探本達用識者知其大臣才具矣正德三年出知
廣西太平府治屬州縣盡蠻徼瘴鄉以夷官統夷族羈
縻叛服不常太平知州李璿久悖亂阻聲教公若不置

意中惟推誠羣夷絕贅覬簡禁防布恩信以赤子撫之
備恤其私夷衆孚格乃檄其黨有幹略者授計討璿平
之散其積以紓乏困由是遠近咸懷服順如良民則籍
治夷十事為代者告未幾以母喪去官七年服竟補寶
慶府府舊糧則繁漫吏緣為奸病民莫可端究公類田
均糧而畫一徵之民省歲供之半闔境盡驩曰胡父除
我租矣是歲遷江西按察副使兵備東鄉東鄉巖谷峭阻
羣盜穴之四出抄暴幾五年為饒信患尤劇公諭禁招

捕威信明確次第綏靖調征姚源追蹙之窮其往調征
毛坊援吳廷舉調征建昌衛益國皆冒晨夜馳坑谷蒙
犯矢石咸底克服又城廣昌城新城城南豐以固防禦
柄兵及同事者媚關其勞績公不自白也初寧庶人宸
濠志不軌誘受天下亡命日夜扼腕瞋目切齒為奇邪
計威脅方面守宰賄結中外諸用事人連固根本牢甚
欲以有為在位者畏忌諱諛憚發之口公食息憂慨獨
語羣盜疥癬耳是惟國家病心膂繫存亡乃且拱默觀

變尚稱按察臣戴面行耶愈發抗疏曰寧王自得衛兵
威謀日橫騷擾閭閻鈐束官吏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
廷諸臣阿順保身百姓亡逃失業今日江西當憂而亟
為之所者顧獨羣盜已乎臣請簡命才節威望臣巡撫
方面銷隙寢邪於無形勅王自治其國勿撓有司以防
未然時若能用公言廟堂密勿以折亂萌無復事矣而
籌國者惜焉漫下其章於是濠恨甚骨仇恤怨賂執法
者以危法中公逮捕之公已遷福建按察使過家濠又

屬其黨巡浙御史潘鵬發卒篡取公將甘心焉公則間行會逮繫詔獄濠又屬用事人計必殺公絕口繫再經冬訊鞫榜掠歷諸刑械公幾瘐死鉗鉞間屢矣中外莫不憐其忠給事中御史又皆訟其冤執法者迫人言公得減死論謫戍遼東十有四年六月濠舉兵反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達死之陷南康九江攻安慶將進窺南京王公守仁以都御史倡義兵討反者宸濠檻車傳致京師伏誅人謂是役也惟王公達權戡亂以遏流毒

之延亦惟胡公先幾伐謀以折逆形之驚故殄逆黨於
終食猶漂蟻垤以洪流克靖大變若斯之亟也雖天悔
禍亦國有人云十五年始直公起徒中為湖廣按察使
十六年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今上更化首獎忠直
公遂手疏勸上修德講學薦魏校何塘邵銳堪講官林
俊劉忠林廷玉堪輔弼備言蜀境久困吐蕃及撫馭松
潘生熟番方畧要在用人才更賞罰增兵將足財用以
保障全蜀經畫燦如也嘉靖元年遷吏部右侍郎道聞

父喪去官三年詔議睿皇尊號屬時江淮荐飢廷臣伏闕強諍多被扑除名公免喪家居上奏曰方今急務孝親為大保民為本乞早定追崇大禮肆赦羣臣小過使之各陳揅荒弭亂保民之策而議行之以綿皇祖考萬世之祀則陛下萬世之孝也夫諫者心協忠誠質異強弱或斃雷霆之下遂傷日月之明大為天地生成之累矣臣願陛下謹其後也夫新進議禮一言適合未必其事之皆是老誠執禮一言過當未必其事事之皆非

臣尤願聖明惟是之從無以新舊先存適莫于中繼復
疏舉前古治亂關於戚宦宰執者以規警當世明盡懇
直累千言不果上既有議遷顯陵于燕山者公乞嚴絕
愴壬君臣協恭惟任賢保民為務并前疏並進上畢覽
深嘉之公自此浸濶大用矣四年以兵部左侍郎召公
前謫遼備諳東北兵政弛敝進備邊二十五策皆防戍
長計復憂時事獻三經講義大學秦誓好惡之章以戒
娼嫉尚書惟辟作福之章以重威柄易大傳不出戶庭

之章以慎幾事而好惡威福辭特諄諄多中時忌皆留
中於是言者劾公啓告密導妄殺之漸公引罪乞休上
鑒留不許大禮成公與加俸辭以在廷議禮臣時在家
欲極言治道於後故僭言大禮於先况屬論定之後不
敢祇領又進知人官人二十事言者論列未已公力求
退改南京吏部左侍郎六年五月遷南京工部尚書七
月以左都御史召過沛疏治河事宜及瀕河夫役之困
道改刑部尚書尋用詹事霍韜言加太子少保左都御

史如七月詔公入振舉憲度釐正敎習勉上務執中之
學及聽言用人言皆剴切執政請禁私謁公言臣官以
察為名人非見其貌聞其言無由知其心識其才若謝
絕過從徒采浮言按考語而求激揚舉劾之當難矣上
是而從之公之再召也執政有力焉公終不與黨入臺
閱月復改刑部尚書公於重辟疑罪研究情法必允雖
奏當論定者不避嫌謗執議懇惻弗但已上常感悟納
用陳九疇者故以兵備巡撫有事甘肅兩敗土魯番兵

于時總制西事尚書彭澤當軸秉政大學士楊廷和也
土魯番據哈密城劫忠順王印以要市中國而再阨於
九疇再失利去乃縱反間計傾九疇以行其謀去位大
臣有憾於廷和澤陰就憸人陳邊計祖間說謂番達寇
暴哈密淪陷職自九疇啓釁因得連坐廷和澤焉於是
下九疇獄擬大辟公昌言于朝曰世寧司刑而殺忠臣
寧先殺世寧執政持不可公乃奏述西事詳辯九疇之
誣以明其決不然上大悟曰豈我巡撫都御史殺來償

回子命耶九疇由是貸死戍邊廷和澤免于逮七年春
公疾作乞骸命公子純入監讀書示慰留也時奏河清
甘露降方告謝齋宿忽風霾異常公求黜應變不聽則
上勤學恤民任官十事轉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公辭
以甘肅之危可慮川蜀之危可慮中原兵將錢穀無備可慮
臣弱才恐負重任再辭不許則陳兵政十事曰定武略
崇憲職重將權增武脩更賞罰御土夷足邊儲絕敵源
正謬誤惜人才以取進止上許公就職次第議之公乃

拜命大臣建議銷兵公證古籌今辯其非是議遂格已而土魯番合瓦刺入寇我師敗之彼復請釋舊羈番使下兵部計宜者公言番人變詐反覆邊臣奏報牴牾再舉陳九疇捍禦始末備述先朝馭邊故實以及今日圖復哈蜜利害審究情勢樹久安之畫柄要喜功者中沮之尚書王瓊遂主通番復哈蜜為任八年春公申論增武備足邊儲用人才三事薦馬昊陳九疇施儒楊必進才堪統軍禦敵選曹恚公侵官格不用公亟辭疾不許

特暫免朝叅公又極言任人圖治今日當務以自盡始
終之義然時益多忤公難久容祈請彌懇上慰諭不從
疏三上乃許致仕驛歸廩役備如典公歸三月復以南
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召公再辭疾篤猶力贊上圖廣
嗣續容受直言愛惜人才云九年秋九月丙辰公薨于
家年六十三天子聞訃輟朝贈少保謚端敏詔省臣諭
祭勅有司治葬事墓在五雲山之陽公貞毅鯁諒臨事
強果必行其志歷小官當大任秉義抗節在所鮮諧乃

至誠怒嫌忌時時齟齬之而強果徇職不小變故所居
官官重云初司郡刑賢聲籍甚使者示將剡薦公公語
輒更端識度去人遠矣至於禮匡始國之王力抗中官
之橫上下多攸賴哉中起躋踣九死之餘才克於積學
識博於厯踐節厲於多難故一日立朝正色危辭責難
明主剴切嚴貴人曾不以後福隱禍為前却必欲匡贊
至理報塞殊遇豪勁邁往之氣不屑苟就隨世功名而
已鄉非聖明灼知深眷之顧惟孤特獨立而能保其終

始榮名輝耀若茲赫赫難哉或者議公任數少容夫濟
變安能舍智繫繩矩之間乃有餘地乎公著書藏于家
內行誌于墓世德譜于族者皆不載刪取其行業之大
繫天下國家者序列之亦公之志也與銘曰

吳越之交江山萃靈昭代發祥豪賢挺生肅愍允武端
敏孔毅百年兩豪帝室梁柱國典異逢血哀一天我儀
圖之易地同然惟端敏公忠出其性履險蹈夷不易其
勁孰為利階弗覲以營孰為禍門弗惕以驚校童窺鼎機

張鍵聞人懇頸縮我怒髮豎義形于色灑血蜚詞憎主
之盜構我禍羅廷議孔昭輸忠掇禍紆死東市投畀遼
左賜環自天長憲湖藩既仆載興其立桓桓都臺撫蜀
少宰端揆暨暨諤諤竈炎弗媚中媚外咻迴翔于南不
遠而復寵數攸兼內臺巖巖司馬偈偈洊承休命屹秉
素節懷貞抱潔夙夜在公不比不同以役帝功盤錯交
值公才益展忝嫉孔多公忠彌顯惟公至忠惟天子至
明靈承湛恩以鴻厥慶止足柄幾前老投紱完名令終

鮮於雙匹穹碑我我顯詩之江山與永烈烈弗渝

杭守婁君去思之碑

傳曰得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信哉至若杭守婁君將今之所謂得民者非耶婁君既代去杭人思之莫釋也大夫士相與議碑而傳之惻羣望昭永勸云嗟夫郡縣長吏承君子民者布海內也至指數得民者累百幾一見爾殆民性古今殊抑吏治非古已乎諺曰善為水導之平善理人撫之靜非虛語矣故詩書言治曰阜民

安民擾民漢初善治曰安養休息漢稱良吏曰不擾不煩長者甚則禁網疏闊或漏吞舟之魚而吏治未害民且又安治體固當爾也故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有以也夫叔世才武之吏興任豪敢右功能務為快意少恩之治而父母師帥之義微最下者稱問遺媚貴勢朴擊囁買請求亡何奏異等據要津而身計獲矣民於何有其極也吏能愈巧民偽愈悍交逞胥殘法日以不振世日以降民日以敝君子所為哀民而疾吏之不古歟婁

君貞素敦確任質少文悛悛朴魯人也守杭政尚寬簡
吏習怠安而約躬奉職惟民之為周行無束脩之交過
賓鮮二簋之饗勢家絕請託之迹公藏羨餘輒舍以紓
民上官論是非持大體聲色誰何屹不為動至與細民
言歉然若恐傷之六朞一日贊毀殿最若罔闕于其心
也遷福建都轉運使去去裝蕭然如始至時介誠苦節
較然不欺其志矣予聞之郡人婁君在治閤不省務時
無可稱悶若不快人意逮去之日老穉填道遮畱至不

得行久而不忘感歎彌長是豈邂逅以徼一時之譽者
等哉彼其子惠之心誠信於士民也昔稱守杭者志籍
數千載卓爾才數人皆榮名當年尸祝百祀無絕已時
無他得民焉耳婁君方之其庶幾哉其庶幾哉

墓表

慙齋王先生墓表

慙齋王先生卒之二十有一年夫人諸氏亦卒其子科
逮祥猶毀既而慨然歎曰維我所生咸有潛懿緒乃在

科茲弗克蚤自奮揚以光紹于前休需焉後矣爰樹石
墓道來請文以表之曰先生諱子澄字本闕性敦茂簡
笑言或目為憨因自號憨齋少貧廢學長更發憤舊業
一時經術家共譽歎以為精成化庚子領浙江鄉薦再
舉進士不第以母老乞恩得天長縣學教諭天長故先
士先生蚤夜課督諸生如子自是天長士名甲科於中
都為盛母喪去官服除葉司徒知其賢屬選曹以典鄉
校於是教諭山陽縣山陽附淮安郡治文廟歸存而俎

豆不陳先生白當路上丁具特牲舍菜成禮郡庠樂舞
故用黃冠徒并白代以社學生至今並著為法於時巡
撫徐中丞才之疏薦未報而先生不起是為弘治年月
日年五十又六先生夙秉信義於舊故尤篤嘗試禮部
罷歸與鄉人周氏子偕周道死則經紀其後事致遺骸
餘橐舁其家有故人流寓天長病厲穢不可近先生日
臨視滌浣手善藥以進訖不療率諸生喪之楊生鑾聘
妻得痺女娶之弗孕先生義其行進之曰爾厚夫婦可

以為難矣如父子何助十金令買妾而生子嗚呼如先生謂之長厚君子非邪俾獲當路周施於人何如哉先生先汴人遠祖宋靖康中判明州家焉遂為明之慈谿人高祖桓逮國初聘至大本堂與羣臣論治道官國子學正知盧氏縣曾祖伯曠知金谿縣以長子工部尚書來貴贈右都御史兼大理卿祖復刑部主事父鎬早世母李氏以節聞詔旌其里先生配應氏繼諸氏子男長科側出曰稱女二先生孝事李夫人備至諸夫人克相

之服食褻微非夫婦手製口嘗弗敢進李晚風痿方藥
百試不瘳先生夫婦更晝夕掖持竟卒諸手且三復唐
崔王母之祝云先生晚得子愛之甚然教禁不少假嘗
戒科曰舉子學不究本原成若否猶夫人也惟義理養
心則可超凡近而進高明遇其杖童奴必訶止之曰過
誤人有之是獨非人子乎夫人內教尤備獨以長女失
恃稱幼加憐焉四子熙然一天昵見者莫辨其異所出
也夫人年六十有四卒卒時正德年月日越明年某月

日葬王庫蟲先生之兆夫人且絕且顧科曰吾弗及抱
孫若未取一第即下從而父相慰云何其他戒諸子女
若婦答姻族言人人殊不亂嗚呼士類百不一賢矧女
德如夫人者累千萬可一二見邪難矣哉夫婦合德孰
如先生者科與予善業成行修隱有士望來者所就可
量哉先生德善之澤固將在於是

雲村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雲村集卷十二

明 許相卿 撰

雜著

宗考

按炎帝之後伯夷佐唐虞有大功賜姜姓周之諸侯齊
許呂申皆姜姓國也其後子孫各以國氏斯有許之始
與世傳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逃之箕山箕山上
蓋有許由塚云而由與伯夷所祖同不同不可攷已漢

興許氏盛昌邑別著汝南多聞人已乃往往出高陽三國司馬晉許代有顯聞人而詢獨超逸高一世梁隋間篤孝文史歸許氏唐有許氏兄弟並死封疆逮安史亂遠死忠尤烈唐亡遠之後不義朱梁自雍入江南於是江南許氏根蟠蔓延矣宋初池陽許氏稱長者其後奕世以孝讓文章顯丹陽晉陵閩越東甌並有許氏背項彬彬多知名士而江州許氏特以雍睦旌婺許氏晚以道學望夫許自爵邑於周子孫綿衍遷寓布海內可紀

者代不乏賢乃宋叔葉不知何自有提督公者家於靈
泉蓋越世久經亂多故老遺編無所可徵然意提督公
南產也故於近代江以南許氏慙致意焉而或者又曰
宋之南也許氏自汴從遷於杭將或然與吾安適從耶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言慎也況於其先乎然
則吾寧闕之而自夫可徵者托始焉耳矣

恭識先藏洪武戶帖

先海州所受國初戶帖今藏於吾弟棡卿所間共把玩

相與感歎今日身際太平夫豈偶然哉惟昔高皇應運
拔興提三尺薙羣雄兵無留行威讐宇內不十數年勳
集鼎奠臣民勸進中外翼戴而窮障遠徼創殘之遺黎
深懲過懼屏息重足凜如也睿思先覺戶曉海內諭以
休息與之為始於是日月出沒咸孚德意晏然有更生
之圖民志底定神器孔安而有明萬世之業等泰山而
四維之矣於乎取以武畧定以文告盈尺之札功與百
萬師等偉哉抑聖諭好百姓無亦古所謂愿民良農與

筦敬仲曰農之子恒為農其秀民之能為士者足賴也
吾先自是似續遺緒農耕士學以世游太平膏澤中而
是帖若所馮焉乃今楮漫墨渝又復裝潢表章之如丹
書大訓然於乎帝力弘先澤遠矣敬志於左方并列海
州所自出以及吾世俾後來者德繩罔替為江南故家
猗與休哉

恭題學圃卷後

皇明建國求世家遺才於天下於是我五世祖起倅海

州其從子淳為蕭山尉蕭山到官亡何去歸自號學圃
其所與游者詩以道其志遺墨藏吾宗裕齋翁所翁所
與游者又詩以侈其澤日序子姓陳而觀之屬某志於
左方以詔後昆俾無忘先烈則卒業而歎曰於戲休哉
許宗攸賴其在是與其在是與夫人思遺其子若孫自
非天下必不可致之物殫心力於無庸不但已也然盈
且速傾弗能一姓再世者比然爾斯所謂遺之危者非
邪吾蕭山先幾藏用泰能約暇能勤詒謀易述今圖猶

故畦馬後之人由是道也可百世守也羣季竊言曰圃
專業也專則狹狹則小小或可觀而不可致遠已乎曰
固哉物以形滯理無間然故書籍或以喪志梓人乃存
相天下法抑善學圃者存乎人衆咸喟然太息曰雅哉
辯陳義甚高先蕭山所佑啟諸老先生所詠歎將於是
乎在請敬書之

老圃流風跋

右近體七言詩二十篇為一卷吾從高祖學圃公及國

初諸人各賦以贈行者行者莫攷其誰何矣書出桐江
俞子中一手詩蓋當時體習語穩律切無大高下題分
吾鄉古蹟尚用唐人舊例前輩風流猶可想見嘗憶長
老為我言吾家遭亂中落文籍散亡僅存學圃一卷藏
於公之六世孫教文辭爛然可睹也今復得此殆猶薤
書竹簡忽遇於荒郵積墓間摩娑詠歎者良久爰重裝
而特署之曰老圃流風云夫世之名畫法書人多寶愛
不啻兼金尺璧孰與詞翰出於先人世傳人守將油然

生孝敬之念而興起夫文獻似續之心不尤為可寶耶

山林壯觀卷

是卷吾友秦人孫太初作也始予知有太初繇蘿石翁
太初則故知有予矣邂逅林處士故宅把手論詩相得
驩甚自是太初詩往往藁視予正德中予舉進士京師
太初寓予詩云落日射江江氣深微雲泊樹生秋陰青
山白日足幽事要我長吟萬木林及予引疾歸太初隴
草再宿矣嗟夫惜哉閒檢故麓得太初雜體詩如干首

聲格稱時作者何議而其勝情遠韻超然塵壒之表者
那復可見耶三復咏嘆序次之而書其端曰山林壯觀
云

題婦姑絡緯圖

錢舜舉絡緯圖內弟沈巖贈予者渠家名畫頗多顧予
平生不妄取人尺楮獨此尚有樸雅儉勤之意似可存
為子孫訓是以藏之非真愛其貌物之工也

讀孝節傳

孔子稱史以文勝質史信文哉凡史載節義多詭行奇
事而敦常守中者或鮮焉意故藉其詭奇以張其文邪
夫節義存乎人奇與常繫於遇遇不一其為節一也予
又謂憤激抗一時之節易閱歷險夷之死靡他以必完
其節難甘泉先生傳夏節婦年甫二十六而喪所天忍
死終事其姑督成其子劬躬畢志六十年猶一日也有
司欲以其節聞輒命子辭之曰吾義則然吾知不負吾
心吾何求哉於戲以節婦苦志設遇不幸有甚焉者赴

淵投崖截髮斷鼻尚有難色乎而得以庸行易之又若
千年節婦有後也乃甘泉子誠知言已夫

懷節卷跋

予誦朱氏懷節之詩而歎婦道之繫於家也重矣哉朱
之曾祖妣吳方盛年喪其夫提幼孺承耄姑外訶內顧
勢無可依計未知所出如既歌將墜之器岌岌乎危甚
也已乃能定其心固其守養老長幼卒完故業以傳之
子若孫逮今胤嗣日繁家日振而元素復以善詩聞邑

中昔者歌器今猶莫於邃堂重玷之上而四維之繫一
婦之節是賴重何如邪向使急不知擇謬計成於浮言
節於何有況能有其子孫又能有其家以名於今也元
素沐浴膏澤而詠歌其勞苦乞予識之以告其後人無
忘始造歎息書其末簡云

識夢仙冊

遠游之亂晦翁歎其數語得長生要訣予直謂為養生
家常談獨悲原之遇壯其辭而狹其識也既讀孟子書

至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歎曰此吾人處死生律令也
繫世有足恃而不朽者豈必長生往古聖賢德業炳炳
巍巍今永長存曰仙可也未俗淪昏利欲中人道垂喪
奄奄鬼蜮之鄉其與幾何汪德卿氏生時承平非原窮
抑憤悼者比而寓名於夢仙何與將無閔世日降思自
拔於流俗以萬古其身於宇宙間耶否或心誠求之精
神自相發耳謂真夢有得於仙則吾不能知已

書周氏先往草本

周時孚手其世系圖來為我言斯諫高大父手授大父
巖翁者也翁少從高大父嬉游語次問先往諸老人曰
吾曷敢忘吾先吾指數之而覩弗詳吾口陳之而記弗
強吾筆列之而將弗忘以成昭穆世次井如爾秩如爾
翁老而傳又手授諫云予展玩久之喟然歎曰於戲斯
可以見世運之泰焉可以見舊始之厚焉可以見故老
之慎焉夫元季倣擾六合如焚人將身之不遑恤而遑
究夫身所自來逮我熙宣間泰矣人樂更生爰思溯其

先以傳之後然人之情苟詳其所自出已爾乃茲由本
及支聯絡扶疎若弗忍遺也不已厚乎雖於歐蘇諸義
例概未有聞然生卒娶嫁絕續畧使傳者不慎述者
何稽耶是故一物而三善具焉周之子孫有欲沿流以
求源將於是乎指諸掌矣

祭文

賜歸祭先孺人文

二首

兒不夭不自殞殤吾母棄兒襁褓中吾父劬勞盡瘁鞠

且教之以逮成長方知感返哺酬罔極而吾母去兒已
三十又五年矣娶婦再生子五而不得繞膝一侍舉於
鄉仕於朝而不及牽裾一語嗚呼痛哉父母一堂固有
愛日承顏之樂而吾母九原實銜終天徹髓之悲是以
人皆以為喜而兒獨戚焉不能自己也人皆以為幸而
兒竊拊心自悼其薄命也嗚呼痛哉

又

於戲天乎冤哉人莫不有所恃以生某生三年而喪所

恃于今四十有九年孱然遺形雖食且視也天網地維
崩摧闕陷而不獲蒙覆載之全凜焉朝不能以夕闇然
昏不復可旦者未始一日不然而悼我何生生奚以為
也默焉語焉嘯歌焉夢寤焉行焉住焉坐卧焉端居焉
遠游焉諷詠焉紀述焉不覺忽焉而思從之思一於是
而淚從之淚不已而慟哭從之而叫號而摧踊而欲狂
籲乎高天而欲力蹴乎厚地而尚未但已也而況於見
其神所主魄所瘞者乎於戲寃哉竭天下之辭無以書

其酷矣窮天下之聲無以宣其痛矣幽宮再晨白骨再肉而酷始平痛始定耳於戲此理之必無而吾之寃且痛者終天何以自弭也於戲

祭東山季父文

嗚呼吾叔父警敏無前場屋之英也而十舉無成超邁不羈湖海之豪也而所如弗遭俊姿逸態飄飄乎軒軒乎赤霄碧漢三千九萬雲翥風搏而蜚不盡翰胡氣之雄數之窮邪抑才之異物之忌邪吾猶妄意造物乘除

屯則有裕東山北渚逍遙晚歲杖屨釣游一水一石皆
適意處曷為奄然一瞑而萬世不視也嗚呼哀哉某束
髮傳經字指句釋伊誰之力詵詵羣季亦藉指南以承
先澤而今已矣哀哉哀哉有肉如坻有醪如水拊棺叫
號魂來嘗只

祭天濟兄文

嗚呼我兄尚忍言哉我曾大父有孫十人兄長而賢倡
羣弟振吾宗以光昭我皇祖別駕公之烈恢張我大父

一擣翁之聲實諸父屬望於兄率先卷卷焉況我仲大
父芸翁英偉蚤世伯父力善承之而未顯也哀盛循環
宗祊遺慶如久蟄欲振久鬱欲宣而有孫如兄亨屯傾
否直在夫少假之年又況壽骨隱顙有遐福之象孝友
慈良有承藉之基名不後人而志不敢先人才不下人
而氣不敢高人恂恂朴茂有遠到之器而今止是也仁
不必壽善不必祥尚忍言哉計偕北上銛鋒無前方期
捷報倏以訃聞白首號咷黃口啾喧孀嫠慟絕視息僅

延路行鄰春感惻鼻酸而我同堂九人能不裂眚而推
肝某於兄句讀同業篋笥同游由七齡以至於今未嘗
半歲相離也頃客長安兄歸我先上東門登車數語孰
意其遂為永訣之言破窓孤檠故几寒氈在邪亡邪醉
邪夢邪欲見杳然已而已而無從籲天尚忍言哉

遷葬二內祭文

故兆之惡予感彼狂新宅允臧厥土燥剛爾永奠于茲
封庇爾子孫世彌大而昌

過忌日祭文

爾一去不返我百憂交集以終我生矣爾亦其將奈何
惟佑啟爾二子克承我教以底成人以守爾家以昌爾
世則爾死猶生我憂其弭耳

祭朱氏女文

生女而嫁父事云訖爾歸死葬我痛彌結嗚呼傷哉爾
室蕩廢遺墟茂草爾子罪餘亡因餓殍爾藏荒丘崩壓
孰保憶廿載前朱氏侈樂金草日考伊誰為之忽猝數

期傾墜如埽凡家興廢靡不有因爾家至此果何人耶
或謂爾死朱氏完業時得不與亡家之辱為幸我則謂
爾曷若死在室時猶得享祀兄弟子孫之身乃今永為
袁花之餒鬼渺渺游魂終天沉痛而莫之申也興言及
此我腸寸裂麥飯澆土爾勉來食不知爾能輟悲下咽
而偷一飽乎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祭徐氏女文

嗚呼人生子女望以送死汝先我逝生汝徒爾人作爺

孀鞠子壯強汝遺孺蒙撫育誰望人爲夫婦翁嫗白首
汝盟中負夫且別偶憶汝晬齡攜往金陵霜騎伶仃臂
汝欲冰汝歲周七而母捐室步禁闕迹笑戒哂喙迂固
則然意成汝賢汝天不年是亦空焉汝笄于邁歸裝弗
汰清約我甘遺汝憤銜而又早殲命孰冥探興言始末
一語三咽老腸寸裂我血汝啜嗚呼永訣

又

於呼嗟夫吾兒今果長辭徐氏之室已夫汝世清約汝

質脆薄汝并于邁受侮蒙喟何嗟及矣差自慰意婿汝者賢有待異日也而婿登賢書而汝入鬼錄斯誠汝命吾末之與力已矣婿屬吾文以殉汝薤我病垂死力弗克也抑吾聞區區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而況兒女子又安事張皇誇詡於草根片石耶汝歸九原見汝二母死而有知愛猶飮犢之溺也執手連袂述所遭慰所苦一傾夙昔憤懣之懷縷縷吃吃焉耳矣傷哉父子至愛永訣今夕於呼吾兒嗟來食也

祭郭杏莊先生文

嗚呼某何以交於公年德者邵吾視猶大父行也一見
吾文而遂忘年以就乎蒙童曰吾多聞人不敢弱子觀
子才志將尚友千古而奚齒讓乎羸翁自是相與無間
二十又四五年每歲必至吾里每至必過吾廬高談竟
日夕猶不自意滿謂安得旦旦而過從嗚呼今則已矣
吾鄉長老愛我非無人而知我以斯文者真灑泣夫郢
技之成風體儒用醫公今之太倉公也重繭百舍敬履

千金叫號望延須臾於趙郭里者戶外之屨常滿公固
家於醫耳而獨於某推及其親暨其妻孥病以公起危
以公活以不受直為恒而我遂忘報公不言功嗚呼方
今凋瘵徧海內安得如公起我活我者活之起之而使
免夫疲癯嗚呼感公恩之未報而私自愧悼民病之不
藥而重有感於公也

祭董蘿石文

於戲公其亡矣予淚縷縷於呼公直歸耳予為徒悲公

壯癖詩登壇建旗公老知學歛衽講帷宗事陽明歲晏
忘罷良知用別於佛得師悟妙入玄安事拘拘二氏異
同世學聚疑公徑良捷予路何迂果哉予乎宜公鄙夷
已矣公乎喪予師資公所脫落俗所沉迷起滅萬變生
死榮衰造物許大玩以兒嬉我則公哀公適我嗤來舉
此觴予復何辭

祭雪江禪師文

過從卅年今別良永念故傷懷戚焉耿耿悵望孤標病

跡深迸天只雲根低徊清影

祭邵康僖公文

嗚呼世運既漓公昔何來道意方屬公今遽踣明夷之
資邁往之氣貞介之操恬穆之味信道之學經世之志
與善之量篤友之誼海內英賢如公比者能幾何八異
姓兄弟淪謝忽諸天其何意我喪吾資時殞國器慟哭
一觴寫我心髓公神若存蠻貊歆只

祭吳南溪方伯文

嗟嗟傷哉生之有死也物理固然蒙莊氏玩以為嬉鳳
哀麟蹈哲人乃獨齎咨而涕洟蓋惜夫世道所關者大
而非邂逅徇意以苟為奇也惟公學本誠身行敦忠信
之素仕期澤物志存康濟之規敬歷周行通不易介沉
浮末俗和不至隨丞轄望近台司而懇疏脫屣以勇退
康強壽踰七秩而晚節如山之不移是故處為善士出
為賢達老為耆德而所謂金玉君子者舍公其誰耶予
夙欽道義於盟交晚從杖屨於海涯方賴夫誦抑以交

儆而公條其云亡人百身而難贖痛典刑之莫追曷惟
孱昧者痛失助於傾蓋而後生遑遑交相弔夫喪其師
資斯予之所以深惜於公耳死生常理豈固憎焉而為
此婦人之悲抱痛卧榻已廿年餘恭命穉孫酌此一卮
固非不誠於吾伯高也公其格思

祭吳泉亭少參文

嗟嗟傷哉夫人之一旦猝然而不可諱也事所必至乃
子之志行天之報施而遽及此也予特驚呼痛咽思所

以為解而莫之能喻客歲之杪訪我星石笑言晏晏歷
吐衷臆爾來僅踰百日耳庸詎知夫一聚散之間遂永
為死生之隔耶惟予畸人生世寡偶子獨何取心親匪
口異姓昆弟夫誰曰否修途末光方以幼孤相托胡然
一瞬而見不可復悼今感昔哀塞膺亂長慟彼蒼之殲
我良友而于何以善吾後嗟嗟傷哉以子用世果殺之
才績學邁往之氣逼古雄深之辭取友敦篤之誼一時
交游寧可多遇而今已矣吾意山川氣澆才高福尠傑

特如子年不待老緊庸劣胡者其紛如夫造化孰詰其顛倒抑吾人固有亘終古而長存者而不與罔生徒老者論壽夭耶芝焚蕙歎怛焉傷懷目注心存恍惚低徊病僵一榻緘辭寓哀二孤往將身伏神馳嗟嗟傷哉

祭徐明陽揮使文

嗚呼傷哉子即死矣夫咄嗟壯哉子必死矣夫子昔嘗以死誓吾特訝焉未之許也今果然耶蓋子志前定而予懵於觀士矣聞子挺身赴敵殫竭果毅奮戈死鼓以

償積志精侵日昏猛氣川沸慷慨殺身烈烈英偉固非
邂逅逼迫俯就殲殪者比真得死所稱男子也將復誰
訾乎猗與嗟夫赫赫隆隆名成國士魂為鬼雄予交一
臂增氣如虹病繫於榻享子安從吾兒將事吾神與東

祭東隅張表叔文

惟吾許自唐有家入我明熙宣而中微也公之先人吾
祖中表懿親寔相與協心同力必復其始以至於今繫
公先人之功是賴載諸遺令藏在宗子誓同休焉天不

人謀公屢播遷晚並瑣尾許凡子孫有餘愧矣況予曷
其為懷奈何天植慙迂屣脫世榮而勢不足庇公躬耕
食力而財不足濟公使公至於此極也命矣夫昔田為
贍公僅畝其始今墓已擇公尚安其終則見予之力所
不及而心末之忍忽也已公其以復兩家之先人予死
亦將有辭於吾祖

雲村集卷十二